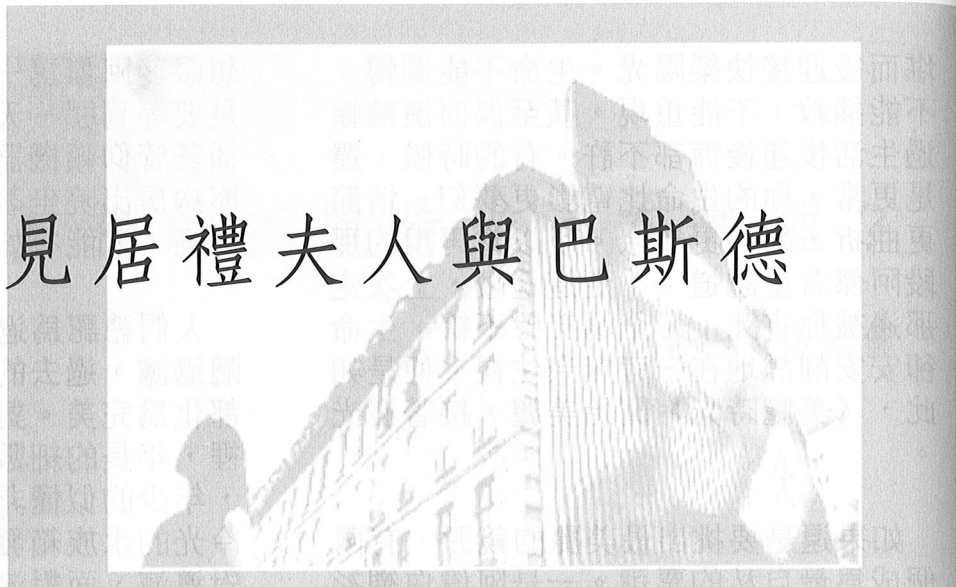


散文

在巴黎遇見居禮夫人與巴斯德

醫三 吳蓉俐



巴黎除了有左岸咖啡與時裝、香水外，身為醫學生的我們不可不知道巴黎有兩位影響科學界的偉人，一位是科學之母居禮夫人（Marie Curie, 1867—1934年），另一位就是微生物學之父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905年）。打從計劃去巴黎，我就尋找有關可以拜訪他們的資料，但是在台灣中文資料所得有限，我只有向上帝禱告，能給我一些好運氣，希望如願以償。

在離開巴黎的前一天，與領隊告了假，就獨自一人尋幽探訪去了。巴黎前幾天天氣還算不錯的，但今早氣溫突然轉涼，天空陰暗灰矇，不久即下起毛毛雨來了，或許想要與我的心情相稱吧！

在巴黎傷兵院（Hotel des Invalides, 拿破崙的靈寢所在）前揮別了眾人，就匆匆躲入地下鐵中，往先賢祠（Pantheon）出發。據導遊說：當年居禮夫人是在巴黎第六大學做研究的，但目前該大學並沒有紀念她的地方，所以只有到她的靈寢—先賢祠（Pantheon）向她致意了。

從地鐵站上來，我東西南北方向分不清楚，還好憑著一口簡單的英文與法文，和強壯的心臟，專門向法國帥哥問路，一路跌跌撞撞地走到了先賢祠。

先賢祠位於一坐小山丘上，是一座新古典主義式的建築，希臘式的迴廊，羅
色花崗石映入眼簾，雄

偉壯觀。大廳內部，著名的“傅軻擺”還繼續轉動著。想我大一時第一堂物理實驗就是做“傅軻擺”實驗，它證明了地球的自轉。如今可以親眼見到完整巨大的模型，也是旅遊的意外收獲。

棺木在地下室長廊，臘燭在黑暗中影子幢幢，再加上外頭天色灰暗，頗有陰森之感。遊客不多，墓穴裝飾古樸，常有人來此獻花。在此長眠的還有伏爾泰，盧梭，左拉，雨果等人，四週的電視機不斷播放著他們移靈的場面，送葬的行伍，當時萬人空巷。想若是有一天台灣也會為了一位文學家，哲學家如此地緬懷行禮的話，到那時我們才可說自己是一個有文化，有素養的國家吧！

面對這些偉人的靈寢，心中遙想他們的時代和他們所創造的時代，我與他們僅有一呎之隔，卻是天人永隔，真是令人唏噓不已。但他們留與世人的寶貝卻是永垂不朽的。居禮夫人的靈寢在長廊的盡頭，與居禮先生共眠一室，我掂步地來到她面前，能夠面對心中偶像，澎湃不已。

居禮夫人原生於波蘭首都華沙。她性格堅強，聰明好學。原來她十六歲那年以優秀的成績畢業於華沙公立女子中學，因為家貧不能升讀大學，就一邊當家庭教師，一邊自學。八年後她才進入法國巴黎大學，先後得了物理學士第一名和數學學士第二名。

居禮夫人一生獻身科學，與居禮先生同為鐳的發現者。幾個漫漫冬日長夜，她們們不眠不休地在沒有暖氣的實驗室工作，想到現代實驗室設備及環境的進步，卻仍無法有她那樣的成就，不禁令人羞愧。然而居禮先生後來不幸因車禍去世後，居禮夫人強忍心中的悲痛，繼續努力地研究鐳的性質。她曾經兩度獲得諾貝爾獎，並獲得無數其他的榮譽。居禮夫婦拒絕為他們所發現的放射性元素申請專利，也表現出他們無私無我、理想主義的科學精神：科學財富是無限的，為全人類所共有。

居禮夫人的一生，有一半是在艱苦的環境中度過。晚年，雖然名成利就，她卻因為過度受放射線的照射，以致身體飽受病痛折磨。但是居禮夫人始終堅守科學精神，埋頭工作，為全人類而努力。直至身後，終於可以與居禮先生長相為伴，共受世人景仰。

此時地下室長廊越來越陰涼，遊客也越來越少，天空中仍飄搖著細雨，一看時間不早，趕緊買完明信片後趕往下一個目標——巴斯德博物館。

在巴黎市的東區，有一座為紀念巴斯德而命名的車站(*porte de Pasteur*)，可見巴斯德對法國人貢獻之大。巴斯德於一八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生在法國東部猶拉地區名叫道爾的小鎮。他的一生除專注在微生物學、傳染病上的研究外，早年他也研究酒石酸的結晶形狀、並在消旋酒石酸的雙鹽上找到左、右旋，把這兩種不同的結晶體分開的方法。另外眾所不知的是他也拯救了法國的蠶絲工業，(也間接挽救了法國的服裝業)及釀酒業(巴斯德滅菌法 *Pasteurization*)。然而他在生物學上的貢獻沒有比他推翻了自亞理斯多德 (*Aristotle 384_322 B.C.*) 以來所一直信奉的生物無生源說理論，對現代醫學的推展，有者不可磨滅的貢獻。還記

得那個鵝形瓶實驗嗎？目前這個瓶子據說還在博物館內供人憑弔呢！

為了報答巴斯德對化學工業以及醫學的無比貢獻。法國政府作了一件意義深長的事。就是建立巴斯德研究所。以達成巴斯德一心要把法國變成全世界研究傳染病的中心願望。巴斯德於一九〇五年九月二十八日逝世。遺體長眠在巴斯德研究所地下室的禮拜堂內。

出了地鐵，循著指標走，過了幾條街，就來到了巴斯德研究所。兩幢灰白色建築位於街道兩旁，穿著白袍的研究人員正忙理忙外地進出著，完全對我一個在圍牆外偷偷窺視的東方女子不加理會。我像管理員詢問有關巴斯德博物館的入口，才知道巴斯德博物館八月份是不開放的，心中不免大感遺憾。只好在牆外流連一回，並和巴斯德的銅像合影後離去。

午後陽光又重現，我又回到市中心，來到聖·希爾曼大道上那家沙特 (*Jean_Paul Sartre*) 與西蒙·波娃 (*Simone de Beauvoir*) 常去的雙叟咖啡館 (*Café Les Deux Maglots*)，點一杯 *Café Denx Magots*，慢慢酌飲，耳邊恰巧響起皮雅芙 (*Edith Piaf*) 的香頌，一次又一次回盪著與偉人相遇的時刻，久久不能自拔。